

茶韵悠长

庞海连



资料图片

面对面坐着,他总先倒一杯热茶递入我手心,再为自己也续上一杯。他缓缓将茶杯送到唇边,轻轻吹开浮沫,细细啜饮一口,缓缓咽下,仿佛咽下的是谆谆嘱咐,而深藏肺腑的,是沉甸甸的期待。一问一答,一言一语,如茶香交融,在时光中蔓延开来。

这便是我与梁丰老师相处的方式,十几年如一日。

初见梁老,是在博白县文联略显陈旧的办公室里。那天,我怀揣申请加入文学协会会员的资料,刚摸索至文联办公室门口。“哦,你来了!”洪亮的声音已抢先一步传来。只见一位面目慈祥的老者端着茶杯,正从对门大步跨入。他身材挺拔,肩膀宽阔,虽已年逾古稀,语音却如洪钟般浑厚爽朗。

“有年轻人加入协会,真好!”老者示意我坐下,一杯热茶递来,“别急,先坐一会儿,喝口茶暖暖身!”话音未落,他已揭开杯盖,在氤氲茶香中,接过我的材料,仔细地翻阅着。

我静坐于旁,偷偷地端详这位老者:古铜色

的脸庞上架着棕色边框眼镜,微微凸起的颧骨处,零星点缀着几颗岁月的斑点。翻阅间,那张饱经风霜的面孔上,渐渐漾开一丛笑意,从前额延展至眼睛,再缓缓漫过嘴角,最终盛满那双温润祥和的眼睛。

“年轻人,欢迎你加入,要继续努力啊!”他向我伸出手来,我忐忑的内心霎时被喜悦涨满。后来方知,他就是县文联原主席梁丰。退休后发挥余热,到县文联甘当志愿者,为《南流》杂志把关。

恰逢《南流》期刊因新主席到任而备受重视,新老两位主席召集部分作者,逐篇指导修改新一期作品。当其他作者捧着爬满红笔批注的稿子陆续离开,梁老却告知我,我的散文《淘书记》按原文刊发。然而,他旋即递来另一项任务:“你去水鸣镇西塘村采访一位年轻人,写篇报告文学。”我瞬间懵在原地。“别担心!”他目光坚定,“有困难随时找我!”那眼神如磐石,稳稳托住了我的惶惑。

多少次,我凝望着梁老那串手机号码,指

尖欲动而终未敢拨出,生怕惊扰了他。谁料想,他竟主动打来电话,一番精准的指点后,梁老郑重叮嘱:“写好初稿后,送到我家来,我同你一起推敲。”这句话让我欣喜若狂。能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,正是我这等初生牛犊梦寐以求的机缘。

怀抱厚厚一沓初稿,我如捧初生婴孩般,每一步都踩在自己怦然的心跳上,穿过幽深小巷走向梁老的家。梁老开门迎我入室,照例递上清茶,自己手中也捧着温热的茶杯。他埋首于稿纸间,笔尖犁过纸面,勾画批注的字句如星光,渐次在我的心里亮起。

那日,暑气逼人,我揣着《峨嵋姑娘别样美》修改稿再次踏入梁老书房。他照例递过茶,自己杯中茶汤微漾。茶香氤氲里,他目光灼灼:“报告文学,说白了,就是真实的小说。写报告文学,好比盖房子。”他轻呷一口茶,茶沫无声聚散,“地基要深,人物骨血要真,尤其要注意细节描写。”他握着茶杯,指尖在杯沿摩挲,“情节是筋骨,得自然贯通,像这杯中舒展的叶脉。”他轻晃茶杯,茶叶在水中悠然沉浮,舒展,“强扭的瓜不甜,硬拗的情节硌牙!还得继续斟酌,如今我年岁已高,只能靠自己领悟。”灯影昏黄,茶香弥漫里,他眉峰微聚,眼神如凿,剖开我稚嫩文笔的粗疏,又细细缝合以精金良言。茶气袅袅,梁老的话如星火,沉入我心深处。

前些年,每每告别梁老,他总要起身相送,披上那件洗得泛白、却永远干净挺括的外套,步履依旧透着年轻时的矫健。我们一前一后走下窄窄的楼梯,穿过幽暗的走廊,直至门口天光倾泻之处。他站定脚步:“走吧,路上慢点。”我走出一段路,蓦然回首,深巷尽头是他伫立的高大的身影,如一棵青松静默于薄暮里。

后来,当组织决定派我下乡担任第一书记的消息传来,我第一个想到的便是梁老。那天,走进他熟悉的书房,氛围却与往日谈论文艺不同,多了一丝沉甸甸的关切。茶依旧滚烫,杯中

茶汤依然温热,但他饮得比平时更轻、更缓,仿佛要将所有的思虑都浸润其中,再化作清晰的嘱托流淌出来。

“下去好啊,年轻人就该扎进泥土里。我年轻的时候就在我们博白很多山村待过。”他放下茶杯,目光落在我脸上,带着一种近乎审视的凝重,“记住,群众的心,比什么都珍贵。你不是去当官的,是去当亲人、当学生的。”他顿了顿,又呷了一口茶,语气缓和下来,却字字千钧,“脚下沾多少泥,心中就有多少数。遇事别慌,别急于表态,多问多听多想。”那份沉静的力量无声地传递过来。

临行,他递给我一小袋包得方方正正、他珍藏的茶叶。“带着,山里湿寒,喝点热茶暖暖身子,身体好,才有力量干好工作。”他的笑容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牵挂,“生活上有什么难处,也吱声,大家都记挂着,别把自己当外人。”

驻村的日子,清苦而忙碌。田间地头、农家炕头,我常常累得倒下就睡。偶于夜深人静,万籁俱寂之时,我倚在窗前,望着窗外浓得化不开的夜色。恍惚间,又看到他端着茶杯,在茶气中沉稳指点江山的模样,心头的焦灼竟奇迹般平复了大半。那些无声的茶香,那些穿越山水的叮嘱,成了我在陌生土地上最坚实最温暖的依靠。

而如今,一壶茶饮尽了,一杯茶转凉了,梁老终究是去了,仿佛带走了我生命里某种温暖而坚实的依靠。

他啜饮之间的殷殷嘱托,早已沉淀成我生命河床里坚硬的石头。巷口那曾经久久目送的高大身影,永远无声地立于时光深处。山乡的小路依然崎岖,但山脚下那杯茶的暖意,那茶香萦绕不散的指引,那一次次坚定的嘱咐与守候,终成为我暗夜行路时心中揣着的小小火种。也许它无力照彻天地,但它足以点燃自己,一步步,在嶙峋山壁上,在泥泞田野中,镌刻下向上攀援、向深处扎根的虔诚印记。

两块墓碑

徐全庆

一天,作家发现有两座坟上的墓碑,都刻着“王新生之墓”。

作家带着疑惑到附近村子打听缘由,刚进村遇见一位老爷子,问:“老爷子,我跟您老人家打听一件我疑惑的事。”

老爷子抬头看了看,问:“你打听啥?”

“老爷子,您知不知道,东湖的那几个老坟,怎么有两块墓碑都刻的是王新生?”

“知道啊,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知道。”老爷子说,“那两座坟埋的都是王新生。”

作家拉着老爷子的手,请他坐下慢慢说。

“那年,一位受伤的红军来到村子里躲,可他被保安团的人跟踪了。那人见红军进了王大娘家,立刻回去报信。保安团迅速包围了村子,还有几个保安团的人直奔王大娘家。他们怎么也搜不到受伤的红军。保安团长下令把王大娘和她儿子王新生五花大绑,逼问把那个受伤的人藏哪去了。王大娘说她怕死到家里,当时就把他轰走了。保安团长不信,指着她儿子,说你不说我就杀了你儿子。王大娘坚持说那个人被她轰走了,不知道跑哪去了。保安团长的刀高高举起,冲着院子里喊,里面的人听着,你再不出来,他就得替你去死。保安团长再次逼问,王大娘仍然一口咬定那人早跑了,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谁知道那个保安团长一刀砍死了王新生。”

老爷子说到这里,声音低沉下去。作家心头一震,仿佛亲眼看到了那血腥的一幕,不由得攥紧了拳头。

“转眼间解放了。”老爷子叹了口气,接着说,“有一天,一个人来到王大娘家,扑通跪下来给王大娘磕了个响头,大声叫娘。王大娘恍惚间觉得是她儿子回来了,但揉了揉眼仔细一看是陌生人。那人说娘,那年是您救了我,为了您我搭上了一条命!王大娘沉默一会儿,说都过去了,不提了。那人捶着胸脯说,可我这辈子过不去呀!娘,那天我怀里揣着的是关系几百个战友生死的紧急军情,组织命令拼死也要送到,可我这命,是您和新生兄弟用命换来的啊!那时候起我就拿您当我的亲娘了。”

作家凝神听着,喉头有些发紧。

老爷子继续说:“后来王大娘就认下了他。他没告诉任何人他的真名,只说以后就叫王新生。他这辈子始终以普普通通儿子的身份伺候王大娘,给王大娘养老送终。王大娘死后,他把王大娘葬在王新生的右边。后来,有人劝他该回自己的家了。他说他是王新生,这里就是他的家,哪也不去。死前他让人把他葬在王大娘坟的右边。王大娘和王新生的墓碑是俺村里人立的,另一块墓碑也是他生前给自己备下的,上面刻的自然也是‘王新生之墓’。”

作家沉默良久,望向老坟的方向,那两块墓碑在夕阳下静静地矗立着。

不知不觉,从鲁迅文学院学习回来已经两周有余了,但微信群里的班群仍是很热闹。有个人说,昨晚他做了个梦,梦见自己又回到鲁迅文学院和大家一块坐在教室里学习。他想起这个梦做久一些,长一些,真不舍得醒来。许多人听他这样一说,都很有感慨,开始在群里应和起来,不经意间,消息迅速累积至数百条。

大家都知道此次学习一散,天南海北的,不知何时才能相聚。结业前两天,有的同学就准备好了一个本子,说是同学录,请大家在上面写上联系方式。我笑着说:“哎呀,都啥年代啦,这不是都有微信了吗?”

等到有人把笔塞到我手上,说:“那不一样嘛!”

我捏着笔踌躇。其实,我有些为难,因为已经好长时间没有拿笔在纸上写字了,字肯定会歪歪扭扭不成样子。

“没事儿,这么多空地,随便你怎么写都行。”他们说。

好吧,我想了想,还是动笔了。结果,写了几行后,渐渐发觉提笔的乐趣,索性在纸上画了个小表情,像孩童涂鸦般自得其乐。

记得结业那天上午,我跑回教学楼对面的百草书屋,在那本校友留言簿上写下了那一句:鲁院,我们下回回来!可,真的还有下回吗?

记得离别的那会儿,我把行李箱从台阶上提下来的时候,不知从何处,一双手搭了过来,把那沉甸甸的箱子接了过去。

“我来吧。”听声音,我想起他是来自四川的严同学,其实上课的时候我和他没有分到一组,平时单独聊天的时候也并不很多。但他如此热心,拉着行李到大门口,还想送到地铁站。

“以后来四川玩,记得来找我。”他说。

“好!”我一边说,一边让他留步,因为我了解,其实他的腿脚也不方便,每多送我一步都不轻松。

在坐地铁赶去首都机场的路上,我记住了少华的嘱咐:要找小亭子的工作人员,要换两回票。

少华一向外向开朗,又有着北京人的大方好客。他还想把我送到飞机场,就像刚来北京那会儿,他说一定要来机场接我,就像上次小豪哥来北京,也是

难舍鲁院情

李莹



资料图片

他去接站的。

我们这个班一共有32个学员,来自全国各地。在开学典礼上,有一个男生,主持人说,下面由他作为同学代表发言。他一抓麦克风,声音就一顿一顿地,嗡嗡地传了出来。我一开始很纳闷,因为他的表达我最多能听懂20%,剩下的基本要靠猜。后来,我才发现,他是一名失聪者。他听不见这个世界的声音,可他却一直都在努力地用着自己的语言去表达,去让这个世界听到他。其实他的表达能力特别强,尤其是在诗歌领域。在一次记者采访中,他说他十几岁就开始写诗了。记者问:“能不能给大家读一首自己创作的诗歌。”于是他开始朗诵自己的诗歌。我在一旁听得很专注,因为他在读诗的时候,声音变得温柔、清晰又有韵味。

开学典礼发言完毕后,有一个全体大合照环节。拍照是在台上的,我正犹豫着打开盲杖,犹豫是因为人多,担心杖子会碰到大家。然后,这时,一双手很亲切地就搭上了我的胳膊。

“李莹,来,我带你上去。”她知道我的名字,因为桌上有台签。可我那时候还不认识她,我问她叫什么名字。沉默了许久,我以为她不会回答我了,然后她说她叫小青。后来我才发现,小青也是一位失聪者,不过她的发音还不错,我一开始都没能察觉出来。在接下来和小青姐的沟通中,我尽量把话说慢些,内容短些,因为她每

次与我们交谈,都需要借助手机的辅助软件把语音转化成文字。这中间就难免会有时间上的延迟了。不过这丝毫不影响她和我们的交往。她是我们班上最得力的一位摄影师。联欢会上、课后讨论、打乒乓球、图书馆看书,或是在小果园里,出去看京剧、到中国现代文学馆,她都不经意地为我们捕捉许多特别的瞬间。她知道我看不到,就教我拍照的知识,还经常告诉我,我在哪儿,“看,这是鲁迅先生的雕像,我帮你拍一张吧。”“这是一株核桃树,来,来摸一摸这上面的核桃。”她充当了我的眼睛,而我有些时候,也会和小青姐讲一些在她听来有些远、有些难辨清的声音语段。

原本我以为失明者和失聪者相处会有鸿沟、有屏障,难以跨越。后来我发现,那只是我过往的窠臼空间,我们更像是两张印着山谷的拼图,合到一起就是一处辽阔的风景。

离开北京的时候,行李箱比来时重了不少,那里面多出来的是好多同学的赠书,每一本的上面还附上了签名和赠言。大家每天都觉得惊喜的事情是,一大早上到教室,就会发现桌上又多了一本两本书。好多同学就问,这是谁送的呀?班上最爱开玩笑的张同学,他还没有出过书,就总说:“他要把家里唯一的一头小肥羊卖了,去拿钱来出一本书。”

我附和他道:“我没有羊,不过将来要争取有一头,将来也要出本书。”